

吻醒新年

宋莺(上海)

让烟花吻醒你的第一次绽放
让爆竹吻醒你的第一次欢腾

让辞旧迎新的钟声吻醒你的第一个时辰
让旭日东升的朝阳吻醒你的第一个清晨

让新升的国旗吻醒你的第一次招展
让放飞白鸽吻醒你的第一个美梦

让春风吻醒你的第一次扬帆
让春雨吻醒你的第一次萌动

让浪花吻醒你的第一次远航
让雪花吻醒你的第一个脚印

让新芽吻醒你的第一次生长
让红梅吻醒你的第一次燃烧

让欢歌吻醒你的第一支舞曲
让笑语吻醒你的第一次抒情

吻醒新年，我们从这里出发
吻醒新年，我们从这里奋起

被谁翻动的故乡

丁宇(新疆)

眺望从雪地叽喳飞出的麻雀开始
那些细碎的远去的脚步
那些绕于耳畔熟悉的音律
无不构成乡村古老的油画
在古朴的屋檐下
在繁忙的田畴间
一次次擦亮被乡情翻动的绿波

思念从栖息枝头报喜的喜鹊开始
那些细碎的久违的乡音
那些驻足一生亲切的旋律
无不构成心头永远的牵挂
在冰封的荷塘边
在窄窄的田埂间
一次次延伸被情感翻动的虔诚

聆听从田垄萌动绿色的庄稼开始
那些细碎的温饱的岁月
那些喂养天真童年的草木
无不构成刻骨铭心的疼痛
在父亲挥动的锄头中
在母亲弯曲的背影里
一次次穿过被故乡吟唱的歌谣



有你相伴

苗青(广东)摄

年味就是中国味儿

彭明凯(四川)

一盏盏灯笼飞上屋檐，一张张年画爬上墙壁，一副副春联跃上门框，一声声爆竹响彻天地，一阵阵欢呼迎出新日，一片片彩霞飞舞神州，一道道烟花映照长空，一句句祝福传递心间……年，来了！

倘若要问，这世界上什么味儿最醇厚、最浓郁、最深远、最辽阔，不用说，定是那年味儿——中国的年味儿。

年味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味儿呢？

以《诗经》《楚辞》为料，以“汉赋”“乐府”为糈，经唐风宋雨的滋润，经历史文化的熏染，再在世世代代华夏儿女的心底发酵，酿成独特的中国味道。有人说，年味儿是香味儿，是饭香、菜香、美酒香；也有人说，年味儿是甜味儿，是甜甜、果甜、汤圆甜；还有人说，年味儿是一种浓浓的暖味儿：火炉暖暖的，话语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当然，年味儿，还有那藏在眼角和嘴角笑纹里的美满味儿，映在熊旺篝火里燃烧的热烈味儿，更有那鼓乐响、歌舞闹、焰火璀璨合奏的喜庆味儿。

不，这些都还不够。

过年了，无论天南地北，无论富有贫穷，人们只要一嗅到年味儿，归家的念头就会在心里迅猛疯长；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年味儿一飘来，家就成了人们日日夜夜的唯一念想。

因此，年味儿更是漂泊的游子踏上回家路途时匆忙的脚步，是团圆桌上一家老少欢欣的笑颜；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时的愉悦与温馨，是炎黄子孙普天同庆时的幸福与欢乐。

年是收获，年是播种；年是御寒的热情，年是迎春的序曲；年是心的欢腾，是爱的凝结，是情的挥洒！

是年味儿，把远别的人召唤，把疏淡的心相融，把故土的情相牵。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酿醉千古的年味儿，这熏陶世世代代龙的传人的年味儿啊，时间愈久远愈加馥郁芬芳，空间越遥远越让人牵肠挂肚，那是中华儿女血脉相传的浓情！

年味儿，醉人的中国味儿！

过年，把我变回小时候

张金刚(河北)

想家，似乎只是小孩子的心事。可每至年近时，老家的地名“苍山”便融入了我这个中年游子的心跳，且愈跳愈烈，催动着我回家的脚步。一时，我竟像个孩子。

还未启程，母亲的电话就来了：“天冷，记得多穿点儿；路上慢点儿，别急。”这些话，与嘱咐当年赶时间上学的那个毛头小子一样。待在院口的父母远远地望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又瘦了？”其实，我长了不少肉呢，可在他们眼里，我总还是瘦。

瘦，就多吃点。在父母看来，我永远都是个要长肉、长个儿的半大小子，头等要事就是“吃”。于是，家里摆了一炕的零食等我解馋，大枣、核桃、炒花生、柿子饼、烤红薯、炒南瓜子……全都是我心心念念的儿时味道。我一边吃着，母亲一边忙活着，都没个消停，最可心的，便是母亲不时地说一句：“来，先尝尝！”

尝尝母亲做的豆汁儿、豆腐——土生土长的黄豆经老石磨碾磨成糊，在大铁锅里被柴火煮得乳白滚烫，舀一碗加糖喝下去，烫到了胃，甜到了心；卤水豆腐压好，母亲切一块拌了葱花、酱油递过来，只一口，我便醉在了原汁原味的豆香里。尝尝母亲蒸的大馒头——揭开锅，掰开一个，真喧真白，这最养人的食物在年节里点上了红点儿，便被赋予了太多的仪式感和新祈愿，分外喷香。卤一锅凉肉，蒸一屉枣糕，熬一顿杂粮粥，母亲都要让我尝尝鲜，就连拌了饺子馅儿，也要先在炉火上炒了让我尝尝咸淡。恍惚间，我又成了那个趴在锅沿儿流口水的“馋嘴猴儿”。

家务活儿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被一句“用不着你，快歇着吧”支到了一边。枕着双手躺在炕上，我依稀又看到了那个年轻高挑、勤快能干的母亲，一刻不闲地打理着过年的吃食，而那时的我就像个“懒猫儿”，在炕上数钢镚儿、嗑瓜子、看电视，或与哥哥打闹成一团。只是现在，手机成了我唯一的消遣。

待得憋闷了，就向母亲请假“出去玩一会儿”，跟着我的脚步出门的，还是那句：“早点回来吃饭！”

那些只有在过年时才得见一面的儿时伙伴们，早已是孩儿绕膝，然而我们招呼彼此时却还喊着对方的乳名，惹得自己的孩子也怯怯地跟着一边喊一边笑着远远跑开。我们没大没小地玩儿在一块儿，自在逍遥，静下来时，有人提及谁谁走了很多年了，谁谁今年遭遇了车祸，谁谁脑血栓不认人了……心中一阵伤感，我们都已无法回到从前。

玩儿够了，就随便推门串个门儿、拜个年。乡里乡亲的，到谁家都会像待孩子一般，不管我在外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哪怕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衣服裹得厚厚实实，在他们面前，几段儿时的故事便能把我“扒”得精光。

二爷尽揭短儿：“你打小最听话，就是胆子小，不敢下水游泳，不敢走夜路，不敢上树，不敢和女孩儿说话。”我脸红地说：“胆子小也好，也好。”大奶奶略带伤感地说：“当年穷，你又要强，大年初一就把自己反锁在小屋里不出门，不见人，因为没有新衣裳穿。”我不好意思地笑：“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乡亲们看着我长大，在他们那里，收容着我无数记得的不记得的往事，趁过年的闲暇打捞起来，让记忆更充实，初心更坚定，更懂得了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我抬起手，摸摸头，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切都还好。”

年是一道时光隧道，倏地把我们变回小时候，回到生命的起点。有父母，有乡亲，有故乡，我才能年年幸福快乐地完成穿越。然而，年终究还是一头猛兽，牢牢把守旧年的门，让人们永远无法回头。

我愿让自己活得像个孩子，把简单的快乐延续至每一年的每一天，直至真的老成了一个“孩子”。

旧衣服·新菠菜

寇俊杰(河南)

那一天，我出门买菜路过小区门口时，看到路边围着很多人。走近一看，只见地上铺着一个塑料布，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菠菜，菜绿油油的，既新鲜又干净。不用问，在这里买绝对比菜市场的价格便宜。

卖菜的是一位中年男人，因为买菜的顾客多，他自己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干脆就让顾客自己挑菜装菜，他只管过秤、收钱。

我装好菠菜递给中年男人，说：“请把我的称一下重。”他听到我的声音后，抬头盯着我，随即惊喜地说：“原来是大哥来买菜了！”说完他也不过秤，弯腰抓起菠菜把塑料袋塞得满满的，又递给我说：“自家种的菠菜，大哥要吃随便拿！”

中年男人称我为我“大哥”，但我一时却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可当时的人又多，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个究竟。我赶紧推辞：“这么大冷的天，种菜卖菜都不容易，我怎么能白要呢？”我从口袋里掏钱出来，发现没有零钱，便递了二十元过去，说：“该多少就是多少，你一定得收下。”中年男人把菜放到我的自行车篓里，说：“菠菜不值钱，再说我也没有零钱找你，现在正忙，你先把菜拿走罢。”我要把钱塞给他，他却死活不接，旁边的人又在连声催着他称重，我只好说：“我到街上买些东西，一会儿就回来，你等着我。”中年男人摆摆手说：“没事没事。”

我骑上自行车，边走边想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中年男人，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他穿

的夹克有些眼熟，对了，是他——那还是夏天的时候，他在我们小区门口卖西瓜，西瓜很甜，我就多买了几个，他看我不好拿，就让儿子一个人看摊，他帮我把西瓜背到了我的家里。进门时，我的妻子正在整理一些已经过时了的旧衣服，等他把西瓜放好后，我送他出门，妻子对我说：“你顺便把这些旧衣服拿到楼下扔了吧！”我应声接了过来。这位中年男人说：“这些衣服也没穿破，扔了多可惜！”我看他的身高身材和我差不多，就说：“你要能穿就拿去，衣服虽然不新，但很结实，就当干活时的工作服吧！”中年男人高兴地接过衣服。妻子想了想说：“快要天凉了，你稍等一下，还有一件夹克我丈夫也穿不着了，我给你找找，你一块儿拿走罢！”捧着这些旧衣服，他坚持要给我们钱，我反复推辞，说：“这些衣服本来也是要扔的，现在你能穿更好，再说，你帮我把西瓜背到了六楼，按理说我也要付钱给你呢。”见此，中年男人也不再坚持，但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谢谢、谢谢”。

没想到，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位中年男人仍记得当初送给他衣服的我，而且还尽自己的能力送菠菜来报答我。虽然，他在经济上并不宽绰，但他却不愿不劳而获，总是想办法报答别人的帮助，然而，他种的这些菠菜是他过年的依靠啊！

半个小时后，我买完了东西，也把钱换开了，可我再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那里却空无一人了……



刘希(湖南)

在父亲的春联里长大

我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为人老实憨厚，话虽不多，但却爱读书看报，总喜欢去废品站用零零角角的钱淘几本旧书回来读。白天的农活往往已让父亲筋疲力尽，可他却总还有精力与心情看书至深夜，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见他在灯下“用功苦读”。

只上过五年学的父亲，毛笔字写得有些别扭，但是每年的春节，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裁纸磨墨，自创自写一副春联贴在我家的大门上。那些通俗平实的语句，加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总会使我家的春联成为村里人谈笑的对象，更成为我的小伙伴们取笑的对象，有很多次我都劝父亲别写了，或是干脆捧出农家历，让他在里面挑喜欢的春联来临写，可倔强的父亲却“执迷不悟”，年年都坚持自己创作春联。

小时候，我和弟弟的身体都不太好，弟弟常年生疮长疔，我则经常感冒发烧，父母为此很是担忧，那些年，父亲把心愿寄托在春联里：“旧年疾病跟我走愁容满面，新年健康冲我来喜上眉梢。”横批：“儿女健康”；待我们上了初中后，父亲很是关注我们的学习，每年的春联无不是关于学习的，记得有一年他写道：“天下唯有读书高没错，跳出龙门有奔头努力。”横批：“天天向上”，还有一年他写道：“书中黄金堆满山，儿女知识满脑海”，横批“努力学习”。

那些年，家里经济条件并不算好，父母虽早出晚归地务农，却也只是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供我和弟弟读书的学费，多半都是从亲戚们那里借的。然而，即使条件如此艰难，父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也从没有放松过，不仅经常检查我们的功课情况，还总是买来参考书供我们学习。高中三年，我们家门上的春联每年都是：“父盼女乘风考上清华，母盼子成凤升入北大。”横批：“儿女成才。”初次看到父亲写的这副春联时，我和弟弟都有些哭笑不得，但我们心里清楚，父亲迫切地希望我们能够出人头地，于是，我们两个人一头扎进了书堆里。每当我想要偷一会儿懒的时候，贴在门口的那副春联就如闹钟般让我于懈怠中惊醒：“别忘了父母的希望，为了我们的未来，他们如此劳累，我能做的除了努力，还是努力。”

付出总是有收获的，我和弟弟虽然没能步入清华北大的校门，但也都被重点大学所录取。如今，我和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回家看看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年过年，父亲仍旧坚持自己写春联，经过了这些年的“笔耕不辍”，父亲写春联的水平越来越高，他不仅知道了要写得工整押韵，还学会了写长春联——家里前两年建了新房，大门比原来高出了许多，不贴长春联不好看，父亲说，这叫与时俱进。

前几天，我在电话里问父亲：“今年家里的春联已经写好了吧？”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小菜一碟，早就写好了。”我说：“写的啥？念给我听听呗。”电话那一头，父亲沉默了半晌，随后一副春联从耳朵传进了我的心里：“年少盼儿成凤盼女乘风双双飞，年老望儿回家望女回家双双归。横批：快回家来！”

我的泪，倏然间涌出了眼眶，我哽咽着回答：“爸，我就回来。”